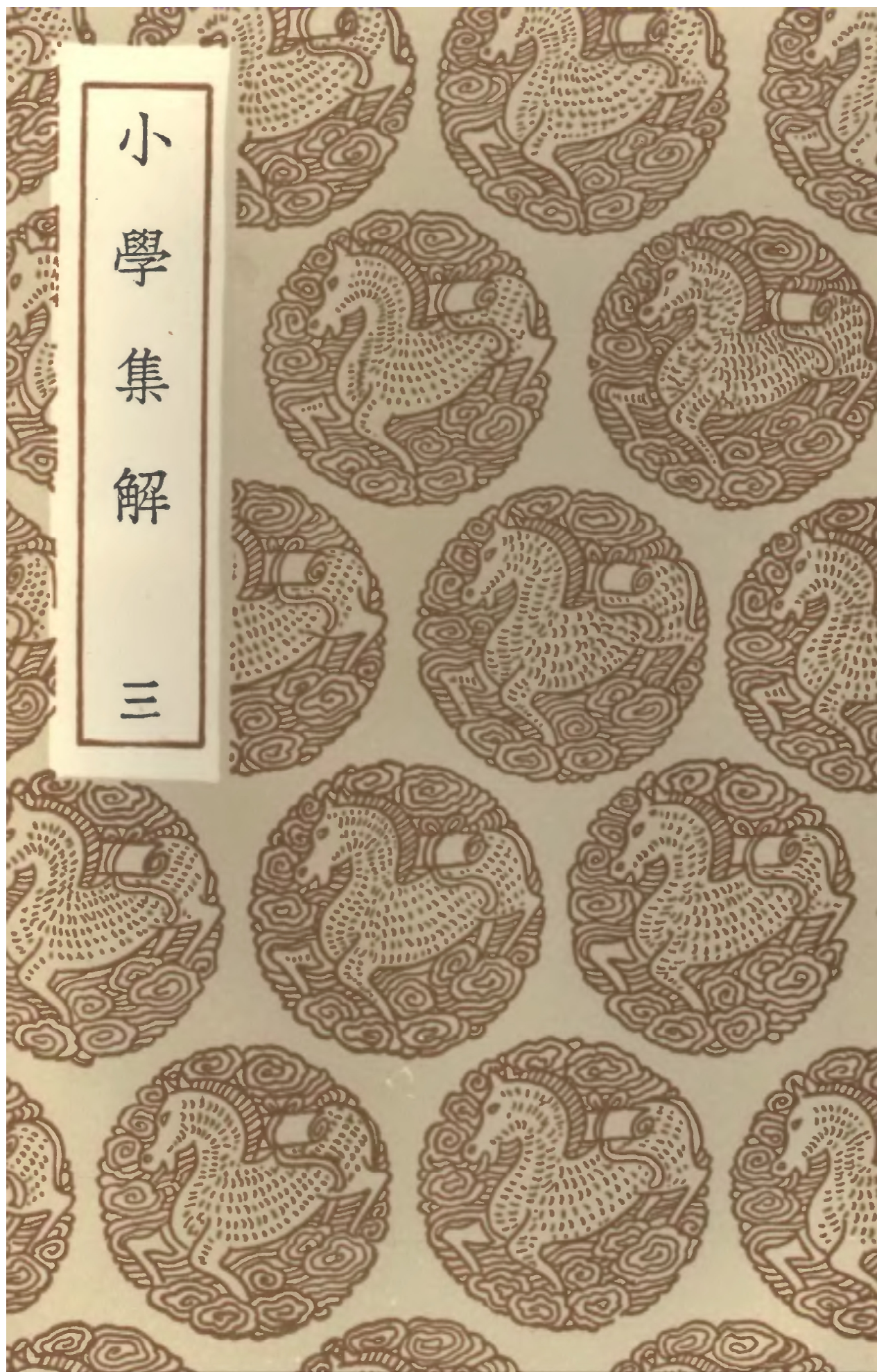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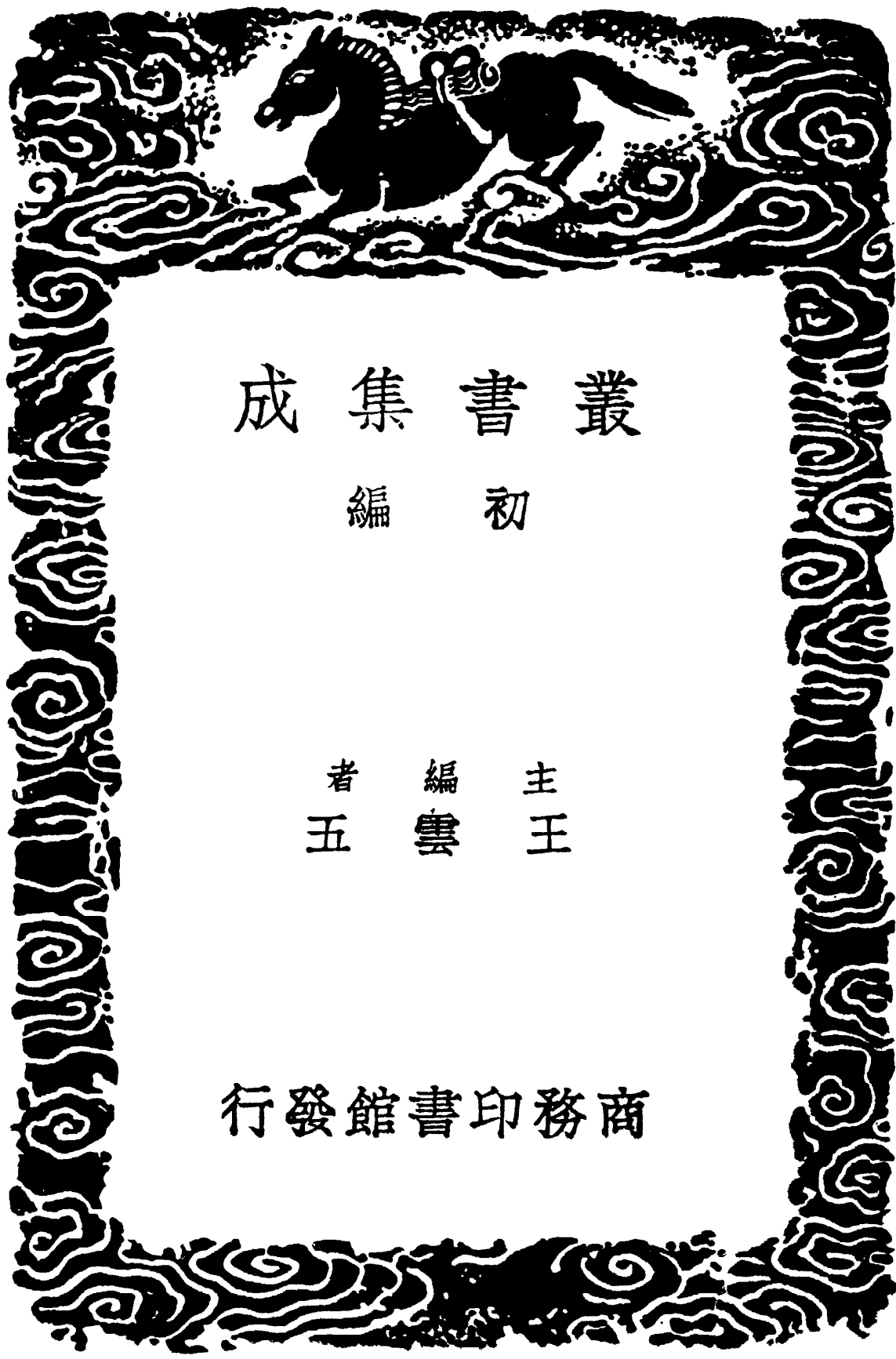


小學集解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學 集 解

(三)

張伯行纂輯

小學集解卷之五

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

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衆也。則。法也。秉。執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朱子引此。以爲外篇嘉言善行之綱領。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與夫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皆物也。皆有當然之理。所謂則也。卽人所秉執之常性也。存此於心。謂之德。行之於事。謂之道。世有升降。運有汗隆。而民彝物則無不具。故懿德之好。亦無不同也。自孟子以後。迨宋周程張子。而正學復興。中閒一千四百年。亦有賢人君子懿德之好。所言所行。合於虞夏商周之聖賢者。歷考前代之傳記。承接近代之見聞。凡言之本於民彝物則者。嘉言也。則述之。凡行之本於民彝物則者。善行也。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章穉之習而忽之哉。

嘉言第五

凡九十章。廣立教。一十四。廣明倫。四十。廣敬身。三十六。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

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埋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先生名載。字子厚。其先六梁人。世居鳳翔郿縣橫渠鎮。故稱橫渠先生。安謂安靜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麤率。恭則端莊之形於外。敬則畏懼之存於中。四者皆忠信之本也。教小兒必先如此。則可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安得有驕情之根乎。有物我。謂分彼此也。病根即驕情之根也。女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已下之。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情。莫爲莫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徇私意而滅天理。教子弟者。可不慎之於初乎。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公名億。字大年。宋浦城人。言人當幼時。其心原無定主。惟當以格言至論。先入其耳。使記憶於心。以爲之主。世之訓童蒙者。專以記誦爲課程。而不知養其良知良能。失養蒙之旨矣。漢黃香。字文強。江夏人。九歲失母。哀毀骨立。事父極力致養。夏扇枕。冬以身溫被。東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袁術出橘待之。績懷二枚去。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敖曰。聞見兩頭蛇必死。今見之故耳。母問蛇安在。曰。恐後人見。殺

而埋之母曰。夫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無憂也。友長爲令尹。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向嘗爲親負米百里之外。今親沒而積祿萬鍾。雖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

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先生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輕俊。輕浮俊秀也。俊。是好字。著一輕字。便不好。故可憂。經學。六經之學也。經學可以開其才識。念書可以收其放心。至於文字。易長浮華之習。故不可

令作也。玩好。如琴棋繪畫之類。書札。習字作簡也。凡子弟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今之教子弟者。與此正相反。自入塾從師。專習時文。以爲弋取功名之具。而輕浮俊秀者。又兼習字畫。鑒賞古玩。件件皆喪志之事。欲其才之有成。難矣。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

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伊川地名。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言教人爲學。未能識得其中意味旨趣。必不喜好。當教之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脈。又盧古詩三百篇。詠簡而意奧。初學不能通

曉。別欲作詩以教童子。其開導初學之意切矣。愚於養正類編中。輯古人詩歌入之於童蒙之內。冀有小補云。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公名瓚。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諡也。宋延平沙縣人。言幼學之士。見識未定。先要教之分別人品。有上下之等。上品爲

聖賢。當向當取者也。下品爲下愚。當背當去者也。知顏孟爲上品之人。則當立志要學顏孟。孳孳汲汲。惟恐弗及。此人卽可以語上矣。若言僞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見。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雖欲開明。何可得哉。大抵子

弟以辨志爲本而教之辨志又全在乎父兄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馬援字文淵，漢扶風茂陵人，爲伏波將軍。嚴、敦，二子名。譏議，謂好譏刺人。

之過失。通輕俠客，謂交通輕薄游俠之客。正法，謂國家典章制度也。好議論，則致怨惡。妄是非，則犯憲章，故可惡也。伯高，名述，京兆人，仕太守。季良，名保，亦京兆人，仕司馬。援同時人也。願其效伯高，不願其效季良者，蓋伯高所爲皆君子之常道，季良所爲則輕俠之士也。鵠，鷺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夫子弟苟能立志向上，以聖賢自勉勵，此固爲賢，而不然者，寧使過爲拘謹，兢兢畏法，猶不失爲寡過之士。若陷於輕薄一途，大則亡身敗家，小亦取侮召辱，畫虎之譏，其能免乎？馬援戒子所以致其諄諄，而凡爲子弟者，皆當以此自警省也。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昭烈。後漢帝諡也。姓劉。名備。敕。戒也。後主。名禪。昭烈子也。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昭烈之言。與此相合。夫人之自恕而不能去惡者。曰。一事一念之惡。此小惡耳。何足去。不知小惡積而成大惡。亡國喪家。端必由此。所謂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荏苒不斷。將尋斧柯者也。人之自怠而不肯爲善者。曰。一事一念之善。此小善耳。何足爲。不知小善積而成大善。德崇業廣。端必由此。所謂千里之遠。始於跬步。九仞之高。繫於一簣者也。小惡必去。則大惡無所容矣。小善必爲。則大善有所基矣。教子弟者。可不知謹小慎微之義哉。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

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武侯。名亮。字孔明。後漢琅琊人。子名瞻。字思遠。靜則心不逐於物。故可以修身。儉則心不汨於欲。故可以養德。澹泊。卽儉也。非澹泊。則志慕紛華。爲欲所蔽。不能清明。寧靜。卽靜也。非寧靜。則心常妄動。枯於

近小。而何知遠大。故澹泊寧靜四字。乃爲學之大本領也。而統之一靜字。學從靜得。才從學生。有體然後有用也。非學無以廣其才。非靜無以成就其學。蓋反言以決之。慆慢則心放肆。故不能研究義理之精微。險躁則心傾邪。故不能理治在己之德性。少壯之年。如白駒過隙。不可復追。學道之意。與川流偕逝。不可復挽。白首無成。遂作蓬秋之木。枯槁搖落。抱悲歎於窮廬之中。不已晚乎。所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學者讀此。當知武侯躬耕南陽。抱膝長嘯。是其靜以成學也。後來宰割山河。三分天下。是其學以廣才也。考其應聘而出。時年二十有六耳。而經綸系於草廬之中。豈待其出而嘗試爲之。以僥倖成功者哉。自古聖賢豪傑。皆從少年時規模已定。學者豈可廢日玩時。不自激昂奮發。向靜中研精理性。以成其學而廣其才乎。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憎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柳玘字直卿。唐華源人。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爲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常述家訓以戒子孫。言大凡門第之高。可畏不可恃也。唐世稱家法之美。以柳氏爲首。爲之子孫者。苟不能立身。安能保家。故列舉五失以爲戒。一則不勤儉之失也。二則不好學之失也。三則不擇友之失也。四則好宴樂之失也。五則好奔競之失也。五失不戒。諸惡遂生。逐字細玩。逐句省察。世家子弟。有不墜其中者鮮矣。善之大者莫如忠孝儉勤。祖先以此起家。而致成立。惡之大者莫如頑率奢傲。子孫以此敗家。而致覆墜。思成立之難。則哀賢繼志。豈敢懈。思覆墜之易。則戒懼修省。豈敢忘。能刻骨誌之。則爲賢子孫矣。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吏。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籋籋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閱我。勿使

增罪戾。閉門斂蹤迹。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徒爲耳。

范質字文素。周宰相。仕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杲。遷秩陞職也。相鼠。茅鴟。皆詩之刺無禮者。齊梁二朝。崇尚老莊清虛之談。當西晉時。胡母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共八人。清談酣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樞機言語之發。如戶之樞。如

弩之機也。一有不慎。則害及身矣。金蘭。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契合也。交游非人。則口裏相合。轉盼嫌隙。如風波之無端也。籬籬龜胸。不能俯。威施駝背。不能仰。皆惡疾。借以狀柔佞之人也。此章凡十二節。第一節戒其立身以孝悌爲先。第二節戒其干祿以道藝爲要。第三節戒其遠恥辱。乃接人之道。第四節戒勿放曠。乃持身之道。第五節戒嗜酒。第六節戒多言。第七節戒濫交。第八節戒好承奉。第九節戒重游俠。第十節戒其勿賤清素。第十一節自敘遭時畏罪之意。使知恩遇無常。勿求遷秩。第十二節言人物有常理。富貴有定命。末言躁進無益。以結全篇之意。詳味此詩。閱歷人情。看破物理。見人生官職素定。不可求而得也。世之躁進營求者。讀此亦可憬然悟矣。

康節邵先生誡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

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謚也。宋河南人，不教而善者，生而知之也。教而後善者，

學而知之也。教亦不善者，困而不學者也。上中下三品，就氣質之性言之。若天命之性，則無不善矣。此章分別善惡之吉凶，又歷陳吉人凶人禍福之明驗，使子孫自擇而取舍之，其警之也深矣。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其謚也。宋山陽人，此言為善之易，以勉學者也。夫人性本善，則行善者乃順吾之所固有，非有勞力費財之事也。人何故以為難而不為？且為君子者，鄉人之所

貴重，父母之所願欲，又何有賤惡之患而憚於為乎？又言君子小人之分，在乎所言所行所思而已。三者皆善，則為君子，事之至近而可為者；三者皆不善，即為小人，又機之甚危而可畏者也。然則人亦何憚而不為君子？又何樂而為小人乎？詳味此章詞意和平委曲，喚醒

欲人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意甚切。但人之甘爲小人者，一則拘於氣質之偏，有剛惡柔惡之異，其變化既難，一則溺於物欲之蔽，聲色貨利誘於外，而機械變詐動於中，有勞力費財以爲小人而不憚者矣。有甘受鄉人父母之賤惡，以爲小人而不顧者矣。究之得失有命，人事無權。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故爲君子者常逸，而爲小人者常勞。爲君子者常樂，而爲小人者常苦也。讀節孝先生之訓，可以悟矣。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以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其謚也。子三人：寅，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崇安人。明道、大程先生，希文、范文正公，字也。明道

自十五歲，便矢志學聖人，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卒成德業，故學者立志，不可不以二公自期待也。三尺，謂法律也。立志要學二公，則進德修業，不至於聖賢之域不止也。然人無實心，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若夫行己，稍有一毫之邪僻，稍有一點之汙濁，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故必以端莊清慎爲要。然後有以見其持守。至於臨事，則理之是非，非明敏者不能立見，非果斷者不能早決，故必以明敏果斷剖決是非。然事之最難處者，莫如居官用法，苟不放求立法之意，何以聽斷不枉，故必本法意，原人情，以適寬猛之宜，乃可以爲政也。尤不可忽者，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差，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修身，必以是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不可忽也。文定公以此爲訓，三子遵之，皆成名儒。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

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古靈村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仙居台州屬邑。其地僻陋。民不知

教。先生作此以教其民。先示之齊家之教。父義而訓。母慈而愛。兄友其弟。弟恭其兄。子孝其親。夫婦有恩。不相棄也。男女有別。不相瀆也。子弟有學。通詩書。識禮義也。次示之居鄉之教。有禮如慶弔往來。皆有常節也。相救相助。卽先王教民睦鄰任恤之行也。又示之無作非爲之教。無墮農業。四體宜勤也。無作盜賊。廉恥宜顧也。無學賭博。身家宜愛惜也。無好爭訟。鄉鄰宜和好也。無欺善。無吞貧。待人宜愛敬也。道路之閒。田地之界。宜各相讓而不相侵也。少者宜代老者負戴。斑白者不提挈也。如此。則禮義之俗成。而人心世道可復於古矣。

右廣立教

凡一十四章。皆推廣古人立教之意。首取張子之言。所以防小兒驕惰病根。次取楊文公之說。欲人及時保護幼穉良心。次取二程子之言。讀書以收放心。歌詩以見意趣。次取陳忠肅之言。要人分別人品。上下次取馬援昭烈

諸葛之言。戒輕薄。慎幾微。修身養德。靜儉爲要。次取柳氏五戒。范魯公詩以戒子弟。保身保家。切勿躁進。次取邵子節孝文定之言。教人勉於爲善。立志以師聖賢。終以古靈陳先生之言。使人人爲善。以成禮義之俗。立教之旨。可謂明且盡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

乎。

公名光字君實贈溫國公宋陝州人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而不顧者乎不但父母卑幼之於家長凡事亦當咨稟而行則命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至於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蓋所命者非一端恐遺忘也時時檢視速行以復命倘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陳其理之是非勢之利害以稟白於父母父母許則改之若不許亦當曲從而不敢違逆專擅以取不順之罪也此言人子之道莫先乎順親也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

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若中人之性愛惡雖未合理然如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爲人乎故親之故

舊爲親心所喜者當極力招致極力營辦使得源源而來以慰悅親心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悅親之道貴悅其志父母愛子之心恐其勉強勞苦爲而不易則雖享其子之奉養於心終有所不安故必委曲以不使之知乃爲善悅其親者也此卽曾子將徹請與問有餘必曰有之意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仲素名從彥福建沙縣人從程門楊龜山先生學學者稱豫章先生了翁陳忠肅公瓚也

語曰。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言似是而實非也。夫爲子而見其父之不慈。雖勉強爲孝。已是大不孝矣。舜惟知瞽瞍爲至慈之父。而已爲至不孝之子。所以負罪引慝。出於至誠。卒有以感格其親而底豫也。夫臣子於君父。無較曲直之理。不忠不孝之人。皆起於見君父之有過耳。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委。猶付託也。親病而付託庸醫。比之不孝。子病而付託庸醫。比之不慈。醫者生

死所關。不可不謹也。然必學醫者。乃能擇醫。醫雖小道。與儒理相近。亦格物致知之一端。事親者知之。則不爲庸醫所誤矣。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事親當自盡其孝順。若使人代爲。則飲食起居。豈能一一合宜乎。且卽合宜。而膝下承歡之心。有不得盡者矣。故父母在不遠游也。奉祭當自盡其誠敬。若使人代

爲。則儀文度數。豈能一一中節乎。且卽中節。而此心如在之誠。有不得致者矣。故不與祭。如不祭也。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冬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

冠以責成人昏以承祭祀喪以慎終祭以追遠四者禮之大者當講求而行之也。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言物類皆知報本也。六禮冠昏喪祭及鄉飲酒士相見也。程子自言嘗修其大略此以祭禮言之家必有廟以奉高曾祖考四代神主每月朔日必薦新物於家廟然後敢食四時正祭則用仲月冬至陽生之始則祭初生之祖立春生物之始則祭先代之祖謂自高祖以上至始祖以下祧藏之主也。季秋成物之始則專祭祖謂考妣也。至於親之忌日則奉主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故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此雖禮之大略然其祭儀設饌皆當厚於奉生以見仁人孝子極其誠敬精潔事亡如事存也此報本反始禮義之大者誠無時而可忽矣。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麤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二十而冠自十九以下若爲童子紛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既冠而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世俗不知成人之道巾帽公服以戲嬰兒無有過十歲猶總角者故爲人子而不知孝爲人弟而不知弟爲人臣而不知忠爲人少而不知順總由冠禮廢而不行無古人責成之意故溫公深致歎之望敦厚好古之君子爲其子

舉行冠禮。必俟十五以上。又必通孝經論語。屬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使之知成人之道。如是方爲美也。

古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襖裏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

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也。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旣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此言居喪無飲酒食肉之禮。父母之喪。亦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而殯。則親戚爲粥以勸之。食。士大夫三月而葬。庶人踰月而葬。乃立木主。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安死者之魂氣。令依主而歸也。是爲初虞。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小祥。第一年忌日也。大祥。第二年忌日也。中月。大祥後閒一月也。禫。除服祭名。自初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統言三年之喪。以其經越三年也。此言古人居喪遵

禮。以見今人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人於父母之死。號痛躑躅。水漿不能入口。此人之至性真情也。聖人恐人過哀。必至於傷生。故制爲喪服。以節人之哀。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小祥食菜果。大祥食醯醢。而後飲酒食肉。此中庸之道也。世教漸衰。喪禮廢弛。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豈有哀慕自致之情耶。何不以禮自處至此極也。溫公先述古人居喪。無敢飲酒食肉。次引漢晉隋唐以來。居喪食肉飲酒者。人猶以爲異事。而非之。其後視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甚至鄙野之人。親死未斂。酒饌飽。良心天理。幾於滅喪矣。夫大祥之前。未可飲酒食肉者。禮也。若有疾。須暫飲食。疾止。亦當復初。以明非有疾者。斷不可也。五十以上。年老氣衰。或稍從寬。以明非年老者。亦斷不可也。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今律載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者。杖一百。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溫公之時。正法想亦如此。稽之於禮。考之於律。則人子居喪。宜知所慎矣。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

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

丸樂。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此言居喪宜謹男女之別。蓋哀痛父母之死。深恨不得相從於地下。安忍如常

居處。故擇樸素隘陋之室爲喪次。寢薦薦者。哀親之在草也。枕土塊者。哀親之在土也。在首曰經。在腰曰帶。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親賓至。則司賓主之也。婦人亦撤去華麗之物。哀痛之至。有所不安。故也。男女內外。辨別甚嚴。晉陳壽遭喪。不避嫌疑。卒致終身廢辱。故三年之喪。必服闋而後復居內寢。禮也。若服未闋而入內。則爲忘親。而不免爲人貶議矣。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此言居喪行道之禮。蓋居喪以不出爲正。爲子者朝夕哭奠。刻刻不離喪次。使親之魂靈有所依。豈敢輕出門哉。若爲殯葬諸務。或有故不得已而出。則用素布以別之。不敢忘哀也。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

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此言居喪宜禁佛事。

浮屠佛氏也。十王釋氏有閻羅等十王之號。唐廬州刺史李舟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以其親爲積惡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設其親果爲積惡。又豈浮屠錫杖所能救而出之者乎。苟能出之。則亦不復入。乃七七追薦。皆以開地獄門爲法。安用此類出類入哉。不知人身之生。魂屬陽。魄屬陰。死則魂升魄降。故形枯而神散也。釋氏雖假設象義。以爲恐怖之具。而理所必無者。人何爲其所惑乎。且佛法始於漢明帝。明帝之前。人有死而復生者。未聞入地獄見十王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乃平日惑於佛氏之說。故精神昏迷。遂成夢幻。非真有也。人家喪事。當遵文公家禮。不作佛事。方爲明理之孝子。慎勿爲異端所惑也。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

北齊顏之推。字介卿。著家訓以教子孫。巫。女巫也。覡。男巫也。皆爲人所禱者。符章。卽今釋道書符拜章之術。皆妖怪

妄誕也。昔帝舜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而妖誕屏息。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後世尚巫覡以禳禱爲事。所作經呪符籙章奏科儀。皆俚鄙荒誕。不惟愚夫愚婦尊信之。而士大夫家亦有爲其所惑者。不知福非可禱而至。禍非可禳而解。巫覡符章。誑世惑衆。陽奉神明。陰圖財物。子孫讀聖賢之書。此等妖妄。非特不可崇奉。誠宜絕於言議。事務民義。庶不爲人心世道之害也。顏氏之訓。可謂正矣。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言親沒當有餘痛。而誕辰念父母鞠育劬勞。當倍加悲痛。

若父母俱存。則可置酒張樂也。曹月川曰。生日者。父母憂苦之日也。親生則當設酒餚。拜父母。親沒則當終日哀慕。子在親亡。安忍召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而可昧此乎。故親沒生日不受賀。孝思也。若至七十八十。有子爲父母稱觴。則又是老萊戲綵。承歡之意。亦可張樂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獻公公著之曾孫也。君與親一理也。以孝事君則忠。長與兄一理也。以敬事長則順。同僚共事。貴

於和衷如家人。一德一心。凡事寅恭交贊也。羣吏服役。馭之以道如奴僕。待之有恩而察其勤惰也。百姓疏遠。愛之如妻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官事易苟且。處之如家事。盡心以圖。詳審而不敢忽也。凡此皆以盡吾之心。而不可有毫末之不至者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

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簿主簿令縣令簿以佐令

事權不出於己。所欲爲。如興利除弊之事。令不從。則簿不得行其志矣。程子言。惟至誠爲能動物。令與簿雖有尊卑。同任一邑之事。有所欲爲。本非爲私意而爭也。但令是邑之長。如家之有父母宗子。簿是令之佐。如家之有衆子弟。事之以道。敬謹小心。和衷共濟。事有過失。則曰佐理不職。若其有善。則曰令之所主。非我所能爲也。積此誠意。久而不已。則令亦自然感動。凡事無不聽從矣。若爭私意。至長貳不和。不惟有損官箴。亦非事君以忠之道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周禮一命之職。若今之第九品也。舉其卑者言之。但能存心愛物。則必有實惠及人。而於人之緩急。必有所濟。可見居官者存

心愛物爲要。雖一命之士且然。而況得位以行其道者乎。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安禮字立之。河閒人。明道弟子。輸猶盡也。民情甚隱。能自達於州縣之吏者鮮矣。故爲政

者平易近民。使民各得吐露其情實。則疾苦無不聞。隱昧無不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格物猶言正人也。吏之於官。見聞甚近。奸僞易滋。馭之之道。惟正己以正之。清心寡欲。表正於上。則吏胥不惟有所畏。而且有所化矣。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凡非議人之過惡者。君子之所戒也。況大夫尊於我者。其行事得失。自有公評。豈可恣其非議。不惟起釁招尤。而在我已失忠敬之道矣。故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古有是言。而程子稱之。欲人知事上之禮也。

董蒙訓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此言居官持身之法。清者。廉潔不汙。慎者。謹守禮法。勤者。勤於職事。三事

以清爲首者。官清則民安。官不清。則民不安也。真西山曰。凡士大夫。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是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持身必要以清爲第一義。然清而不慎。恐動靜云爲。多有疏略。而應事未必盡中理。故持身又須謹慎。則能守禮法也。清矣。慎矣。使一日不動。則事必有廢弛者矣。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下此者乎。故又當勤於職業。則有功也。此三者。皆所以自治。果能真知而篤行之。則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異色人。謂不務常業。而有奇異藝術者。與之相接。則

有假托納賄之私。巫祝。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媼。牙婆也。巫祝。則有禍福惑之事。尼媼。則有納結交通之事。是以尤宜疏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書事。謂不作無益之事。此言居官貴於慎也。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餌。所以誘魚。官爲吏誘以貨財。如魚之吞鉤餌。入而不能出也。吏能誘官長以利。因挾制之。使不敢舉動。不貲。不可量也。少年爲官。其初未嘗

不欲作好官也。但閱歷未深。爲吏所誘。或指某事爲舊規。或稱某物爲常例。既不察而受之。漸漸投其所好。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雖欲作好官而不得矣。夫此輩以利誘官。實圖自便其私。官之所得無幾。吏之所盜不貲。百姓受害。怨歸於官。獲罪被譴。悔之何及。故居官者貴於清也。而居官之清。尤必於初到官守之時嚴之。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暴怒謂因事而然發怒也。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當官暴怒。所關尤大。故宜深戒。凡事詳審處置。自然中理。所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人之閒。無不平矣。若不能詳處。先以暴怒據於胸中。則行事失中。徒以自害在己之事而已。蓋不惟喪其爲上之德。竟有以一朝之忿。不能自制。而被譴毀身者。不可不戒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著實。不作僞也。擦。挑取也。塗擦文字。塗抹舊字也。追改日月。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再改舊署花押也。此皆不務誠實之事。言當官處事。須務誠實。不可行險僥倖。作僞欺人。萬一敗露。得罪反重。縱使不至敗露。而自反此心。已覺不誠。以此事君。難免於欺矣。蓋一念不誠。則全體皆僞。一事有欺。則事事皆欺。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吉字子陽。漢琅琊人。宣帝時爲諫大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故夫婦爲人倫大綱。天壽俱始於此。先王制禮。婚姻以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教化修明。而民多壽。今世嫁娶太早。不識爲父母之道。而生子。是以教化不明。而血氣未定。傷於色慾。氏之多夭。萌於此矣。欲興教化以濟仁壽。可不致謹於婚姻之時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文仲子，姓王，名通，字仲淹，山西

平陽人。隋之大儒也。男之聘財，女之資裝，皆謂之財，不入其鄉，謂無人倫之道，而不與之共處也。德，謂男女之性行。司馬氏曰：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有立約契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駭僮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據其忿，婚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爲婚姻，可也。

早婚少聘，教人以儉，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此亦文中子之言。儉，薄也。媵，從嫁者。早歲婚娶，少小擇聘，是教人以

薄其德。嫁女而使令衆多，必至嫡妾如忌，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是教人以亂其家。且貴賤之妾媵，亦有等數，不可僭越。若庶人之職，則惟一夫一婦而已，豈可以財力有餘而遂買妾媵無數哉？言當安分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其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世之議婚姻者，但知慕目前之富貴，而不擇其德，不觀其家，往往得不賢之婦，壻大壻誠賢也，善行日積，善譽日彰，今雖貧賤，異日富貴，有可望之理，苟不賢

矣。則驕奢侈肆，不能保其所有而不貧賤哉。此擇壻之當慎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苟徒慕其富貴而娶之，彼必恃其父母之家有財有勢，不能承順其夫而孝敬其舅姑者多矣。輕其夫則必妒，傲其舅姑則必驕。既驕且妒，則一家大小咸受其欺陵，爲患寧有既哉。此擇婦之當慎也。又明婦之財勢不足憑恃，以激發丈夫之志氣，使父母愛其子者，當教其子以自立，勿貪娶富貴之婦，以自卑其子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

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安定地名。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此以中人之性言之。若賢婦女，則不論富貴貧賤，皆能必敬必戒，以執婦道。何論其勝吾家與不若吾家乎。大抵人之常情，由困苦以處安樂則易，由安樂以處困苦則難。

娶婦嫁女，所以不同。蓋以家道豐約論也。若家法則不論女婦，皆要慎擇，當以上章溫公之論爲主。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言孀婦不可嫁娶之道。

以廣內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意。無夫曰孀，配猶對也。娶婦共承宗廟，以傳嗣續，猶陰陽奇偶之相對也。王氏靈鳳曰：人皆有死，守節而至餓死，則餓死比之失節爲小矣。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蠶。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進食曰饋。婦人居中主饋者也。易家人卦曰。在中饋。無攸遂。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

姑。縫衣裳而已。此章之言。蓋出於此。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蠶者。婦人陰性易惑。居中不能御衆。勢必假手於人。使之得權主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牝雞晨鳴。必致敗亡之禍。若有才有識。正當輔佐其夫。勸其不足。蓋地道無專成。而代天以終事。此正理也。豈可干預外事。以蹈古人所譏乎。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江東。大江之東也。鄴下。古之相州。恆代。皆燕趙閒地名。言風俗不同。正家者宜知所擇也。婦女

無交遊。其致慇懃。以書信辭命。或贈遺之物。禮義之正也。江東之俗。爲猶近古。若以婦持門戶。或爭訟於公庭。或謁人於外。或延客於家。將置其夫與子於何地。鄴下風俗不美如此。而不知其非也。恆代遺風。由燕太子丹欲報秦。以宮女結士。餘風未殄故耳。士君子欲挽回敝俗。當效江東。不可效鄴下也。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

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此章言兄弟之愛。宜重於妻子也。蓋常人之情。愛兄弟恆不如愛妻子。故顏氏家訓推原其本。而以妻子兄弟

相形言之。夫乾坤二氣。交感化生。因有父子一體而分爲兄弟。兄弟之身。同出於父母。爲分形連氣之人。如木之有枝。其本則一而已。又分而爲九族。則自高祖至玄孫。其末漸遠。而本於三親。則至近也。人倫以三親爲重。父子之愛。天性也。夫婦之好。人情之所同也。獨兄弟一倫。多有不和者。何哉。夫兄弟本分形連氣之人。宜無不和者。乃幼則同戀父母膝下。而依依相愛。壯則各私其妻子。而不能不少衰。豈不念分形連氣之誼耶。則以婦人爲之離間。故也。長婦曰姒。少婦曰娣。娣姒來從異姓。比兄弟同胞而生。則爲疏薄矣。使疏薄之人。節量恩意。則所當親者反疏。所當厚者反薄。猶方底圓蓋之物。其能相合乎。惟友悌深至者。能不聽旁人離間之言。而免於疏薄之患矣。此段曲盡人情。欲篤兄弟之倫者。當時時三復於斯焉。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

作男子剛腸者幾人。鮮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邪。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開字仲塗。宋大名人。作家戒千餘言。父名承翰。仕周爲監察御史。此與上章意同。大凡兄弟不和。盡由相下。故爭執已之所長。競訐彼之所短。言語繁多。而間隙從此起矣。偏愛。謂各愛其子。私藏。謂各藏其財。偏私既積。背戾日深。自非剛腸男子。鮮不受其浸潤者。世間如此甚多。不獨編戶細民爲然。卽士大夫家。往往有之。故於朔望深切訓誡。所以杜其間隙之漸也。諸婦無閒言。則兄弟之友愛得全。而家道賴之矣。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此見孝友相因。人之能孝者。必能友。而不友於

兄弟者。卽是不孝於父母也。吾身爲父母所愛。兄弟獨非父母所愛乎。吾知愛吾之子。父母獨不愛其子乎。父母之口體以及犬馬。重於己之口體。己之犬馬。雖愚者皆知之。而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得一食。先食其子。而兄弟之飢不顧也。得一衣。先衣其子。而兄弟之寒不顧也。甚者爭競錙銖。至若仇敵。此其輕重顛倒。由物欲錮蔽而然。明理之君子所爲痛心者也。學者讀此。當知愛父母者。必體父母所愛之人。自不敢薄待其兄弟矣。奈何骨肉相殘。爲閭巷小民所竊笑乎。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輟。止也。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

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凡待人之道。莫不宜然。而兄弟之間。尤貴以此存心。故雖有小忿。無廢懿親。而手足之誼。終身勿替。世人於兄弟。較量分毫。必欲彼此相稱。致恩弛而怨生。試誦此詩。詳味張子之解。得不愧於心乎。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主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

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無主角。謂去方而爲圓也。朋友之交。貴於能敬。敬則相規相勸。有嚴憚切磋之益。相歡狎。則流於私褻。無主角。則專於彌縫。正孔子所謂便辟善柔之友也。始雖合者。終必離。安能久乎。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以敬爲

也。主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此言朋友以謙恭爲主。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諒忠告之友。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遜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

爭必無切磋之雅。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此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爲得之。惟能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則彼之善有以資乎我。我之善有以助乎彼。相觀而化。故其得效爲最速焉。朋友之道。程張言之盡矣。學者宜取法焉。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

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此言僚友之道。同官

爲僚。交承。新舊官交代也。二者交誼同於兄弟。至其子孫。亦世世講明。不忘祖父舊好。蓋前輩專以契愛忠厚爲事。而今人知之者少。此風俗所以不如古也。舊舉將謂舊時舉薦我者。按察官謂我舊嘗屬其考校者。後雖轉陞在彼之上。至會聚之際。亦辭避坐下坐。不敢以新進而加諸舊也。恩禮克篤。而不以爵位相陵。則風俗之厚可知矣。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

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公名仲淹，子希文，諡文正。宋吳縣人。諸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皆賢者也。此言敦睦宗族之道。蓋宗族雖支分派別，而溯其始生，則同出

於一本。既爲一本，則必念祖宗均愛之心，曲加扶持保護，不使一人至於失所。此仁者之心也。范文正公少時貧賤，不及奉甘旨於親，又痛糟糠之先逝，不忍令諸子獨享富貴之樂，而置宗族之飢寒於度外，故言宗族之衆，雖有親疏之殊，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以宗族爲一體乎？且已今日所得富貴，皆由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後發者，苟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則負祖宗之德，傷一體之誼，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恩謂特恩，例謂常例。俸賜謂俸祿賞賜也。公嘗於城東北廣其居以聚族人，曰義宅。又買常稔田千畝，以給所聚之人。曰義田。其恤宗族可謂厚矣。非仁者而能若是乎？彼世之人，有居高官，擁厚賞，以獨遺其子孫，與夫建寺施僧，而視宗族如路人者，其仁不仁，相去何如哉？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

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此通論治家之道。禮，先王所制禮也。法，國家所立之法度也。御，統治也。家衆，家中內外僕妾也。職，如田園庖廩各有所掌，事如農桑誦讀各有所務，不虞如水火盜賊等事，皆不測者。夫家長爲一家之主，守禮法

所以教之，制財用，所以養之，教養兼舉而出之以至公，行之以節儉，治家之法，備於是矣。

右廣明倫

凡四十一章。首一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一十章，廣君臣之義；次九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明倫通論。蓋與內篇之義互相發明，而因時立教，則有內篇之所未及言者，學者取而參

觀之如冠昏喪祭必以超出流俗屏絕異端爲孝如居官治民必以清慎勤戒嗜利作僞爲忠如嫁娶論德不論財孀婦不可失節也兄弟之愛宜重於妻子朋友不可歡狎相與及恤族治家之類大抵皆救時俗之弊爲五倫中治病之要藥亦可見漢唐以來時異事殊人倫百變而天理民彝有不容泯沒者幸賴大賢君子垂諸嘉言以詔後世而朱子採輯之以爲明倫者法學者其可不精察而力行之乎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誼與義通事之當然者謂之義義在必爲不可有謀利之心也謀利則有所爲

而爲之非正其義矣理之自然者謂之道道所宜明不可有計功之心也計功則必以私意參之非明其道矣心術之閒仁不仁分焉夫戰國以來天下羣趨於功利而不知有道義至仲舒乃能嚴辨乎此而聖學復明此程子所以謂其度越諸子也朱子引此以廣心術之要其旨昭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孫思邈唐華源人通陰陽推步醫藥膽欲大則敢於有爲然要以小心濟之膽大而心不小則是世之慮心大膽人矣智欲圓則通而不滯然要以

行方濟之智圓而行不方則是世之同流合汙人矣膽大而心能小大者始不至於慮智圓而行能方圓者始不流於狡思邈之言可以爲法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見國語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善之難進如自下而上稍不著力則無以日臻於高明惡之易陷如自上而下稍一失足則日淪於汙下知其難進故不可不勉知其易陷

故不可不懼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諡也。唐亳州人。畔。田界也。言凡

事讓人。未嘗遂有損於我也。譬如道路。終身讓人先行。所枉者未必遂至於百步。譬如田畔。終身讓人侵佔。所失者未必遂至於一段。讓卽有損於我。君子猶且爲之。況已能讓人。人亦化而能讓。則人已兩全之道也。人亦何憚而不爲乎。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名。

先生名惇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希望也。以之爲法。而求其德之齊也。天者自然之理。聖人法天。從容中道之事也。賢人法聖。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境界也。若爲士者。未敢高言希天希聖。必要以大賢之德業爲師法。堯舜其君民。業之大者莫如伊尹。不遷不貳不違。

德之進者莫如顏淵。志之學之。所謂士希賢者也。或過或不及。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學者讀此言。要知聖賢之道。有體有用。而體用又原不相離。伊尹之志。致君澤民。以堯舜爲期。然非有用而無體也。當其躬耕樂道。卽顏子陋巷簞瓢之風。顏子之學。克己復禮。以孔子爲師。然非有體而無用也。一旦用之則行。卽伊尹除暴救民之事。伊尹顏子。易地皆然。學者惟能志伊尹之志。則此身方不愧伊尹之身。惟能學顏子之學。則此身方不愧顏子之身。是之謂能敬身。不可不自奮勵。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此與下皆周子言。入乎耳。得聞也。存乎心。不失也。蘊蓄於中。則爲德行。彰

施於外。則爲事業。此學之實功也。彼不知德行事業之實。而徒尙文辭。以相誇耀。則器識卑陋。何足與言學乎。此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令名無窮。謂改過之善。名垂於後世也。夫過之

害德。猶疾之害身也。有過而得人規之。則可改。猶有疾而得醫藥之。則可瘳。今人有過。必文。不喜人規。寧滅其德。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終不悟也。豈不大可哀哉。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約。猶收也。聖賢垂訓。多矣。求其旨歸。則不過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轉入身來。謂之復入者。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所謂我欲仁。斯仁即至者也。放心既收。自能尋向上去。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孟子求放心。乃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實體之。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軀殼也。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

在矣。又曰。敬便在腔子裏。人能時時敬。處處敬。則無時無處。而不在腔子裏矣。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此言能敬。則無物欲之累也。整齊嚴肅。如足容重。手容恭。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人能如此。則心便專一。心既專一。外面非

辟之事。何由而干之乎。凡外面非辟之干。皆因自己不敬所致。故欲無外物之牽引者。必自主敬始。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

矩

表記禮記篇名彊謂彊立偷謂偷惰也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法天不息而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安肆則志墮而日偷偷則日弛一日惟有燕笑嬉遊而不復知有聖賢之事君子小人於此分途其可畏哉放肆則

日就曠蕩安肆日偷意檢束則日就規矩申莊敬日彊意學者讀此要知古人教人必先檢束令入規矩者蓋收斂則精神日固操存則德性不浮然後可以爲進德之基故朱子輯小學一書所以令學者檢束以就規矩誠不可須臾離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

自先不好了也

外物如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之類事事要好至自家身心比外物孰爲輕重乃聽其頗僻怠肆而心不正身不修是何其重外物而輕身心也且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則終身役役擾擾將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亦可

哀矣豈知吾身心中自有尊爵安宅自有膏粱文繡知道之君子決不肯自暴自棄役其身心以徇外物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

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

箴以自警

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所以宰乎視聽言動者則心也心爲視聽言動之主由乎中而應乎外非禮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制乎外乃所以養其中也學者知制外養中之理則必謹於視聽言動使此身有所檢束以入於規矩矣其視

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

誠矣。

言心之體本至虛。而其用則能應事而無迹。故操存此心。必自其應物之用謹之。人心應物。莫先於視。視必合禮。乃操心之準則。使非禮之物蔽乎吾前。則心爲其所移而去矣。故必制之於外。目無妄視。則神識泰定。此心安然。從此克去己私。以復於禮。久久

不息。實理流行。

而無非仁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

人心所秉之常禮。本乎天性。寂然常定者也。爲知所誘。漸與物化。聽其所不當聽。而遂亡其所受之正。上言視。故曰蔽。此言聽。故曰誘。人心本正。因不正之言入耳。而誘之。漸與物化。而遂亡其正焉。故非禮之聽。所必絕也。卓哉彼先覺之人。事事物物。知其所當止

之處。故此心有定。而自能不爲所誘。學者必須閑其邪。以存其誠。非禮之接乎耳者。斷乎其勿聽也。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言人心有所感而動。必藉言語

以宣達之。言固不可少也。然人之言。有輕易而躁者。有虛僞而妄者。乃非禮之言也。發時須禁其躁。則內斯靜矣。禁其妄。則內斯專矣。況言爲禍福之門。如戶之樞。如弩之機。發而不善。則兵戎於此乎興。發而善。則利好於此乎出。出好則吉而榮。與戎則凶而辱。吉凶榮辱。惟其口之所召。其可畏如此。學者於言。苟不能禁其非禮。或傷於輕易。則有誕謾無實之弊。或傷於煩多。則有支離害道之愆。此躁妄之失也。言者放肆則聞者必忤。出者悖理。則來者必違。此凶辱之門也。是故君子兢兢於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聖人之訓辭。所當欽敬而佩服之也。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思者動之微。爲者動之著。哲人心通理明。知善惡之兆甚微。故誠之於思慮之間。而不至於妄動。志士激厲奮發。勇於力行。於事爲之著。雖然有守。而不至於過舉。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安裕而從容。逐人欲之私。則危殆而險阻。故雖造次之頃。亦必誠之於思。而密其涵養之功。戰戰兢兢。守之於爲。而固其操存之力。習之既久。工夫純熟。與吾性之本然者渾合無間。而聖賢之域。不難至矣。程子四箴。句句親切有味。非實做克己復禮工夫者。安能及此。學者亦須身體力行。方見四箴之確也。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猶席藉也。德性未定。驟得榮名。或非遠到之器。故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依勢作威。爲官多錢。必罹敗亡之禍。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也。才高者鮮德。工文者薄行。不免輕妄之愆。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今之教子弟者。孰不以此望之。而程子以爲不幸。則人之所以自立者。有在矣。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此言禮義不可斯須去也。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以有禮義也。故藏修息游。無非以禮義爲急務。若捨禮義而不爲。則終日所謀猷。止爲者。不過急衣食。樂燕遊耳。豈不與下民一般意趣哉。學者讀此。要知禮義是儒者治身之要。卽是善世之要。故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若將禮義捨卻。何以爲下民表率哉。衣食燕游中。安得有儒者。不可不自猛省。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謚也。文正公之子。凡入之情。見他人所行過失。則責之甚當。雖愚者亦明也。若自己行不如人。則待之甚恕。雖明者亦昏也。苟能矯常情之偏而出之。責己厚。責人薄。則聖賢之事可

企及矣。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皆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封榮陽郡公。理會氣象。即矯揉氣質之說。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端重安徐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

小人。爲賤。爲夭。觀其氣象。卽可以定其人。後生初學。若不理會乎此。雖有高才明哲。豈可恃乎。是當常自省察。常自操持。或稍有輕疾之病。卽當變化爲重徐也。則氣象自好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此言自治宜嚴密。不

可只知責人。而不知自責也。點檢。政治之意。人苟移責人之意以自責。時時政治自己過惡。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稍有絲毫惡念。未盡消除。卽愧作於心矣。安有閒工夫。政治他人過惡耶。世閒苛於責人者。其責己必恕。學者當自省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

大要。猶大抵也。前輩。前一輩人。遠而先正。近而父師。皆是也。周詳者。自己及物。自近及遠。自本及末。自小及大。思慮精審。不用智計。只循理而行。所以周徧詳悉。而

無不到後輩反是所以察理不精而心慮淺作事多闕而不周略而不詳此今人所以不如古人也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有道之人記人之恩忘人之怨若言恩讎務要報復分明則好惡或

出於一己之私而無當於天下之公理豈有道者所爲哉世間好人固自難得然人性本善皆可以爲堯舜而槩以無好人三字輕量天下有德者亦有所不道也後生戒之以直報怨存忠厚之心與人爲善擴八公之量則庶乎有道有德之士矣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

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

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思叔名繹河南壽安人伊川弟子座右銘者銘於座側以自警之詞十四言皆日用切要之事人之不可離者其工夫以誠敬爲主此程門教人心學者所

當佩服而

深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高堂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

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玩好之類。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學者以道德爲心。不爲

驕奢之習所累。則天懷灑落。超然自立於流俗之外。安得有墮阨落壑。流入汙下之事。若膏粱子弟。沈酣世味。一切驕奢。固不足與語上。卽爲士者。不能淡薄世味。讀書作文。只求科第一日到手。便謂事業已足。志驕氣揚。事事求遂所欲。多買良田美宅。以爲子孫計。安能如古人萬分之一哉。故以諸葛武侯之事告之。武侯志在報國。不計身家。其存其沒。如一日也。可謂富貴不能淫之丈夫矣。朱子嘗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功。實居多焉。卽文定公一切世味淡薄之謂也。學者常用此意。以自激勵。可知求安求飽中。必無豪傑之士。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四凡借

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益謙名冲成都人祖禹之子也。邊報邊境有報也。遣使曰

差。授官曰除。一軍國重務非所當言。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三不揚人之惡。四不論仕宦官職涉於奔競。五不談貨財。六不談閨闈。七不談乞貸口腹之計。以上皆慎言之事。下七者則接人待物慎動之事也。尤爲切要。大凡發人私書拆人信物存心不善甚者結爲仇怨故人附書信必爲轉達不可開拆沈滯也。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或彼請觀方可一看。至書中事無大小皆不可於他處復說也。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歷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說皆無德之一端也。凡借人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用畢即時歸還不可以借爲名久假不歸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乃無德之一端也。凡飲食揀擇適口任意去取皆癡騷無知之事非成人所爲自非生硬臭惡及犯已宿疾之物無不可食也。凡與人同坐夏則已擇涼處冬則已擇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至於富貴係各人時命何用歎羨。徒生不肖之心又豈可心存妒疾信口詆毀用心不佳莫此爲甚。已上數事過失雖小而爲身心之累不淺。凡有志於學者皆當於日用酬接之間省察而嚴戒之也。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也著知言錄學者稱五峯

先生言今人苟能移學文求官之心。以專其功於身心。則古人不難企及。無如父兄朋友。不知所以教之。於是往從文藝仕進。而不復反於道義。則本心既荒。諸事苟且。無一可及古人矣。此見學要崇實黜華也。或問章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未技耳。予不暇也。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一是厄。簿書一是厄。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材。其言警切。可相發明。因附見於此。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卜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

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此言讀書當思實踐，不可知而不行，爲人詆笑也。開心明目，猶言致知也。利者，行無不得之謂。知之明，則行之利。所貴乎讀書學問者，本以爲此也。未知事親者，讀書而知古人事親，有養志者，有養口體者，則興起而必欲行之。未知事君者，讀書而知古人之守職盡忠，則思欲效之。平日驕奢者，讀書而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則斂容抑志，而不敢驕奢。平日鄙吝者，讀書而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則赧然悔恥，而消其鄙吝。平日暴悍者，讀書而觀古人之小心黜已，則赧然沮喪，而變其暴悍。平日怯懦者，讀書而觀古人之強毅正直，則憤振厲，而去其怯懦。卽此六者推之，百行莫不皆然。但知得一分，卽行得一分。如此讀書，方爲有益。蓋變化氣質，乃學問之本。縱氣稟偏駁，未能盡如古人之純粹，而其泰者甚者，自可去矣。學之所知，所謂開心明目，施無不達，所謂利於行也。世人讀書而不知道，空言無實，以致武人以書生相誚，俗吏以腐儒相輕，皆由能言而不能行者，自取之耳。又有讀書不多，輒生驕傲，爲衆人所共疾惡，又不如不讀之爲愈也。爲子弟者，當以此爲戒，而爲父兄者，常以此意鞭策子弟。庶幾不負讀書兩字，不至爲聖賢之罪人也。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乃三代學校教人之法。孔子嘗誦述之，以詔後世。故曰遺書。初學入德，當以此書爲門。次第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有先後之序。其他切要之書，惟論孟爲詳盡，不差，不至溺於虛無，流於功利，炫於記誦詞章也。朱子曰：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

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其閒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

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做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熟讀玩味

謂讀其文。玩其理也。切己。謂實體之於身心。而見之行事。不可入耳出口。只作一場話說也。若真能看得切己。則終身用之不盡矣。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俟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浹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按朱子此段教人讀論孟之法。學者宜詳味之。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

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甚生。猶言絕好也。朱子曰。孔門曾子得聞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得聞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一書後之學者。豈非幸事。但愚自家不用心耳。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昔無好氣質者。今生出好氣

質也。胡氏曰。氣質得於生初者也。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按甚生氣質。承上涵養成說來。似不宜作生出解。或謂甚生。猶言何等也。語氣最合。蓋宋時洛中方言也。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文字。中庸所言也。一句有一義。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

施於此
篇也。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此言讀六經之法。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

義理自無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益高矣。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舍人呂本中也。嘗爲中書舍人。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記事之書。成誦。謂成章熟誦。順口背之。而不遺忘也。此言切己實學工夫也。後生爲學。先要識得所以爲學者何事。若但求取功名富貴。則文字浮華。不過爲人而已。若真有爲己之心。則行住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存養省察。無須臾閒斷。而後可也。至於學業。固當優游涵泳。

不可躐等而進。尤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須嚴立課程。愛惜光陰。經書子書。要記徧數。熟讀成誦。不遺一字。史書亦隨其才性。多或一卷。少或半卷。然後事之本末可見。皆要靜室端坐讀之。則專心致志。不爲事物所汨。又必有師友授讀。質疑問難。見得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與之爲一。此學之課程也。夫學固資於師友。而勇猛用力。則非師友所能爲。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學者不可不勉也。此段爲學之方。最爲明備。能依此而力行之。則爲己之實學得矣。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此言致知力行。貴以漸而進也。記者將此事實。記識

於心而不忘也。辨則有以窮其是非。行則以其辨之既明者而體之於身也。難事。謂力行之事也。合理之事。本自非難。以力行之。故見其難。如先難後獲之云也。義理貫通。渙然若春冰之融。日用從容。怡然樂天理之順。此二句。乃杜元凱之言。言學當如是。乃積久而自得之。非旦夕之可幾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才。謂才識。性。謂資性。才貴乎學。非學無以充其才。學貴乎思。非思無以充其學。義理無窮。必由思而得之。若鹵莽厭煩。不肯尋思。雖才性

過人。豈足恃乎。可決其無成矣。薛文清曰。近看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濟陽縣名。祿字彥選。此言愛護書籍。雖一行之微。而人之敬慢。卽於此可見也。借人典籍。必愛而珍惜之。有缺壞。則代爲補治。以見敬重書籍之意。舉江祿之事以爲法。而慨不知愛護書籍者之失。去自言其讀書肅敬。卽故紙不敢他用。無非敬謹之心也。嘗慨世人讀聖賢書。非惟實踐躬行者少。乃至視書籍。亦不甚愛護。或祖父遺書。子孫置之高閣。以飽蠹魚。或讀書不能肅敬。箕踞而誦。西銘跛倚而談太極。蓬頭露臂。據案而講論經書。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彼異端梵說。乃吾儒所欲火其書者。猶知恭敬捧持。不敢褻慢。而吾儒於聖賢書。反輕忽視之。亦獨何哉。朱子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卽此便見整齊嚴肅。無一時一事不然。學者宜加察焉。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近小。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遠大。謂明德新民之事。理無大小而無不在。皆學者所當理會。但小而近者易知。大而遠者難見。故教人者必由小以及大。由以及遠。非以近小爲先而傳之。非以遠大爲後而倦教。蓋君子立教有序。不可躐等故也。朱子引此。以明輯小學之本意。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

此言異端之害道。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也。道者。聖人之道也。異端。如楊墨老佛之徒是也。昔之害。指楊墨。其說猶淺近而易知。今之害。指佛氏。其說實深微而難辨。淺近之說。僅可惑愚暗之人。佛氏有精微處。動人。則高明者亦陷於其中矣。開物成務。

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佛氏自謂其道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自謂其所言所爲。無不周徧。而先自外於五倫之常理。自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矣。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故神化也。周徧也。深微也。佛氏之教。妄自尊大。欺誑無識。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天下之學者。苟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乎此。夫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記誦辭章之類。其害猶小。佛氏之說。邪誕妖妄。惑世誣民。其害甚大也。自道之不明。而異端起。蠱惑天下之人。塗塞其耳目。陷溺於汙濁之中。不但愚夫愚婦爲其所惑。雖高才明智之士。亦且膠於習見。習聞。醉生夢死。而不自覺悟也。欲由正路入聖門者。可不以闢異端爲事哉。

右廣敬身。

凡三十六章。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後一十三章。論讀書窮理之法。首以董子之言者。所以教人功利之心不可存也。終以程子之論者。所以教人異端之說不可惑也。陸

稼書曰。董子程子之言。爲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蓋乞墻賤龍斷。翻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此言深得小學廣敬身之要。學者當深體之而不可忽也。

